



林奕華給演員們講戲。



# 林奕華

## 女版《三國》上戰場

劇場導演林奕華的「四大名著」系列，是近年來劇迷們翹首以待的心頭好，每個演出往往開賣不久就已經一票難求。在解構了《西遊記》、《水滸傳》之後，第三炮《三國》終於即將登場，全女班的陣容，帶來史上最柔媚的戰爭。

文：草草 圖：受訪者提供

借用《三國演義》這個男人們各出奇謀爭奪天下的故事，林奕華想要談的是「甚麼是成功？」「我們不是只想探討成功的秘訣或者法則，而是在這個時代，成功象徵的符號背後隱藏了怎樣的文化和歷史脈絡。」

在古時的中國，人們固於自己的身份地位與階層，一輩子或是幾代人不過是遵從自己的社會崗位來實現自己的人生，「農夫不會因為耕耘收成的結果而覺得成功或不成功，他們的身份地位決定了他們扮演的角色。」到了現代社會，每個人都有了更多的選擇，都能表現自己的能力，藉以創造或改變人生。所謂成功，成為了由個人能力、機遇、人脈等等所羅織成的大綱，它成為了一種指標，也慢慢變成了一種迷思。

將《三國演義》與現代人的生存處境放在一起，林奕華看到的，是對成功的各種想像。「《三國》，用100年的時間來統一天下，那是一個過程，但是現代人所追求的成功是一個即時的結果。」他說，「我們借《三國》來問甚麼是成功，是因為在歷史上，很多人付出過、貢獻過，我們記得他，卻往往不是因為他是成功的，而是因為他是失敗的。那些失敗中，我們看到犧牲，看到他們的性格與命運，也是在這些犧牲裡面看到前赴後繼，看到因循與教訓。由這些教訓，來引申為我們的一些反思。」

### 解構經典角色

對於原著中的經典角色，林奕華自然也有獨特的理解。他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來解構故事中的男人們，劉備、孫權與曹操時化身為「超我」、「自我」與「本我」，角色的現代意義不語自明。「如果一定要分的話，『本我』是曹操，最順着自己的慾望來行事；『自我』是孫權，他被夾在中間，像是一個青少年，需要家給他支援，卻又希望自己的獨立發展；『超我』則是劉備，他的眼界很高，看得很遠。」這三個人物合在一起，恰恰就是一個「我」。

這三個人物形象流傳到現在，儼然已是一種文化符號。劉備由於仁德而為人讚頌，曹操被人咬牙切齒地稱為「奸雄」，只有孫權的色彩最淡，說起他來總有點兩邊不討好的感覺。在林奕華看來，現代人對這三個角色的理解有趣地折射出各種心理。「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我們常常放大了劉備，但實際上我們是連孫權的那個階段都沒有過，而我們最希望做的其實是曹操。這三個人物在現代社會中受重視的程度或者被崇拜的程度可以看出，我們其實很嚮往像曹操那樣做就



《三國》

時間：1月11、12日 晚上7時30分 1月12日、13日 下午2時30分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做，但是實際的處境又像孫權那樣有很多限制，而我們其實最不喜歡的可能就是成為劉備了。」

### 「十二金釵」化身三國群雄

這次的《三國》，林奕華啟用了在《賈寶玉》中有亮眼表現的「十二金釵」作為主要演員，千嬌百媚「上戰場」，顛覆了傳統理解中男性荷爾蒙爆棚的三國印象。之所以打造獨特的「女三國」，林奕華希望從女性的角色切入，窺探女性時代定位的轉變的同時，也表現現代人的生存處境。「性別在我們的社會或時代中，就像一列列車一樣，它的定義是不斷往前的。所以我們不能夠用過去對性別的一種認知，來解釋目前的社會問題或者現象，甚至是時代的未來。女性經歷過去多年的變化，她們的話語權、自我感覺、在社會上的機會等，都發展得很快，這是一種進化，但是否就代表着進步呢？這很值得斟酌。在進化的過程中，是否有一些觀念超越了過去呢？比如現在很多女人對自己的婚姻和生育很多時候仍然受到傳統思想的影響，凌駕了她作為一個現代人的體會和經驗，很多今天的人其實做着一些過去人的事情。我們不能夠說現代女性，她的思想就一定現代。放在兩性間的關係時同樣是這樣，當一個女性長期受到一個非常父權文化的洗禮或熏陶的時候，她的所謂進步可能只是變相地變成另外一種男人，來執行以往男人做得到，但是現在不大做得到的事情。比如改變、變革、推動時代向前。全女班的班底，可以看到她們對自己的自我認同是怎麼來的，經過一些甚麼思考。而讓她們來演出一些未來的強者，比起用男人來演一些過去的強者，對觀眾更加有挑戰性，也有時代的意義。」

整個演出分為上下兩部分。上半場類似學校的場景，學生在課堂上重演《三國》中的片段，故事中的人物虛實交錯，是歷史中的臉孔，卻也是學生自身的投射。下半場則是社會的場景，女學生們出了社會，成為了太太、媽媽，扮演著各種社會角色，曾經在課堂上領悟到的東西慢慢開始發揮效用。原來，歷史中的硝煙戰場與現實生活，不過是一線之隔。

## 敢觀舞台

文：梁偉詩

本欄隔周見報，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 什麼是青春？ ——2012的滄海遺珠

2012年悄然無聲地過去，末日缺席，嚴寒驟至，沒驚喜也沒讓人驚惶失措。淡淡地到了2013，我竟然惦念着幾個不算大鳴大放的演出，生活是點點滴滴的積累，一些令人會心微笑或喜出望外的小品，正如餐桌上的甜點，為我們帶來更多小星光。

### 《0382》青春躁動

上回敝欄談到，2012年除了是香港老牌劇團致群劇社的四十周年誌慶，也是香港旗艦實驗劇團進念·二十面體創團三十周年。十一月中旬，進念在文化中心劇場，公演了一齣饒有興味的自傳式劇場《0382》。《0382》由楊永德、黃大衛、何秀萍領銜主演，用「口述史」方式回顧進念的源起和成長。簡單來說，那是一名新聞系學生、一名電訊工程師和一名待業少女，如何在八二年三月以不同形式被捲入的奇幻旅程。

《0382》的開首，讓楊永德、黃大衛、何秀萍輪番上場現身說法，楊永德與黃大衛分別認了當時的林奕華，何秀萍卻因應徵名為「藝術統籌」的暑期工遇上榮念曾。《0382》中，林奕華被重新追認為榮念曾以外最重要的「進念人」。接着三人坐在一張

長枱面前，翻看檔案似的白紙黑字，道來八二年來的種種。一個像合作社又像幫會的藝術組織慢慢有了雛形，十多個年輕人興致勃勃地註冊組織新名稱，一起為籌措經費發愁，也「激進地」參與當時帶有比賽性質的青年戲劇和舞蹈匯演，或從中追問什麼是舞蹈，或拿了戲劇獎而不去領獎反而質問評判的判斷標準。

撫今追昔，《0382》更讓「口述史」中的《百年孤寂》、《中國旅程》、《列女傳》中的楊永德、黃大衛、何秀萍的片段重現眼前，主人公夾敘夾議之餘，又描述了進念當年因為邀請觀眾上台充當演員，惹起與藝術中心的一場糾紛。三十年的記憶像鐵軌一樣長，蒙昧的過去點滴，還是那樣前衛有趣，連「文化神童」梁文道唸中學時也是進念座上客，純純地寫上演後問卷。也正如上回引述茹烈烈的歸納，進念的確不輟地探索劇場邊界和節奏。《0382》末段乾脆把舞台佈置為後現代high-tech白色室內小世界，楊永德、黃大衛、何秀萍由右至左靜靜地坐着達二十分鐘之久，或玩手指玩手機或發呆，連談「進念史」的《0382》亦不忘測試到底，這才是真正的「觸怒觀眾」挑戰大典。



《0382》洗家弘攝，進念提供。

《0382》的一切言說，其實是關乎青春的。因為青春，所以躁動，才有那麼多的衝擊和試探。

### 《羊泉鄉》小試牛刀

2012年裡，還有幾把相當好玩、可堪玩味的小牛刀。十一月初演藝學院上演了司徒慧焯導演的改編自文藝復興時期西班牙戲劇家洛佩德·維加(Lope de Vega)的《羊泉鄉》。《羊泉鄉》的故事非常簡單，就是一群「文明人」覬覦農村，姦淫擄掠，結果村民忍無可忍，在受害女子的召喚下起來反抗，終於光復羊泉鄉。如何演繹老掉牙的故事，無疑相當考驗改編功架。於是《羊泉鄉》便在語言上下功夫，「文明人」的領導/帝主講北方口音普通話，侵略者操流利廣東話，鄉民則講編劇自創的「鄉下話」——把「人」唸成「賢」、「咪住」唸成「麻住」——輕而易舉便解決了階級和種族的區分。

《羊泉鄉》有趣之處在於細節，包括舞台圓形的「泉眼」佈置，示現羊泉鄉的生命之源和自然元素，末段天上更有泉水灑下，寓意鄉村世界的頑強生命力。演員身上的服裝

亦深具質感，男女村民的衣服均是由捲成粗條狀的棉布「編織」而成。侵略者的衣服是軍服，「文明人」的領導/帝主則是一身宮廷裝兼皮笑肉不笑。《羊泉鄉》可算是演藝學院師生的一次習作，其細節的厚度卻不下於專業演出，村民們為夾口供而高呼的自創口號就生動鬼馬。

### 《李達的藍與黑》與《燕子》

《羊泉鄉》同時亦讓我想起，今年五月陳曙曦導演的《李達的藍與黑》。《李達的藍與黑》原是潘惠森發表於九十年代中期的「水滸系列」中一齣經典，當年在港灣大會堂漆黑場內，潘惠森讓演員赤腳徘徊，呈現個體的黑色孤獨感。2012的陳曙曦版本大玩crossover，《李達的藍與黑》鴉母穿上A貨LV包縫製的裙子，梁山好漢由夜訪妓院所引起的各種慾望，被演繹為具體的shopping飲酒。就是提到疑似宋徽宗的target，亦雞手鴨腳一如小學生。陳曙曦版本完全捕捉了潘惠森筆下的疏離關係與不安全感，卻讓90年代版本中狀若啞巴的李師師，最終鼓起勇氣從「框框」裡冒出來，與

梁山好漢的「姐手姐腳」相映成趣。

最後要談的，要數到「藝穗文化節」旗下的演出——台灣晚劇場的《燕子》。《燕子》借用天邊外劇團場地，上演一場流動暴力劇場。先是全身發抖的碎屍疑犯被審問，然後帶領觀眾進入早已佈滿台灣綁架案剪報的空間，再近距離演出虐打強姦撕票等戲碼。《燕子》是台灣一位年輕劇場導演的作品，而且明顯相信「肖真」的力量，大篇幅地呈現實牙實齒毆打和若干自願與非自願的性交場面。「燕子」本來就是指當年轟動一時的撕票案受害者，是社群與一個城市之間的集體記憶。《燕子》讓觀眾（因為演員被打）大動惻隱之心之餘，揮忘香港語境與接連出現駭人撕票案的台灣，有着認知上的深刻鴻溝，但它的敢衝敢撞，卻是另一番青春。

奇妙地，年近歲晚回顧2012香港劇場的滄海遺珠，竟然讓我不斷想到「青春」。「青春」看來真是好用——有回顧而來的青春、有青澀演出的青春、有舊調重彈的青春、還有不怕死且去到盡的青春。當然，這也是劇場精神，劇評人平日挑剔數落太多，天天上演倚天屠龍，最後惟有歌頌青春。

《0382》陳立怡攝，進念提供